

百

家

园

议温病三宝

“温病三宝”，系指紫雪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三方。“三宝”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温病治疗水平，不少重危病人因正确地使用“三宝”而转危为安。但是，应该说“温病三宝”的提法不是很妥当的。一、这三方不仅用于温病，也用于杂病，例如至宝丹和安宫牛黄丸可用于中风昏迷、厥证（热厥）、肝昏迷、小儿急惊风等，紫雪丹可用于实证热证出血、中风闭证（阳闭）、癫狂、头痛等。二、温病用于开窍退热之方，并不限于这三方，例如叶天士的神犀丹（犀角、石菖蒲、黄芩、鲜生地、银花、连翘、金汁、板蓝根、豆豉、玄参、花粉、甘草）、何廉臣的犀珀至宝丹（琥珀、穿山甲、连翘心、菖蒲、蟾蜍、辰砂、玳瑁、麝香、血竭、红花、桂枝尖、丹皮、猪心血）。前者长于解毒透斑，后者用于热毒深入血分，瘀血内结，即叶天士所谓“外邪一陷，里络即闭”。其作用都是“三宝”所不能替代的。因此不能因为有了“三宝”就放弃对其他有效处方的发掘和研究。“三宝”之说出自今人，究其原因，无非是吴鞠通《温病条辨》大力倡用，而今人之学习、研究温病者又大多拘执于吴氏一书的缘故。

紫雪出自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均载录之。此方原为服食“五石散”后出现燥热烦闷等中毒而设，这就是方中为什么重用硝石、朴硝的缘故（《神农本草经》载：硝石“推陈致新”，朴硝“能化七十二种石”），当然，唐人也用此方治脚气及天行热病。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考较《千金》、《外台》用药的出入，把紫雪的药味确定为 17 味，并推广其用。值得注意的是《局方》在主治条中，把《外台》的“及解诸石草药毒发”改作“解诸热药毒发”，很显然是因为那时没有多少人服用“五石散”一类药物了，所以作了删改。顺便提及，吴鞠通在引用此方时，云“从《本事方》去黄金”，又误将“青木香”作“木香”。至宝丹为宋人方，是《局方》297 方的第一首处方。吴氏引用的至宝丹，较原方少雄黄、龙脑、金银箔。安宫牛黄丸则当为吴鞠通手定之方。据笔者查考，吴氏定方的依据是万氏牛黄清心丸和至宝丹，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方法。兹将三方用药比较如下（见附表）：

也就是说，吴氏是以《局方》至宝丹为基础，只去掉

琥珀、玳瑁，易以珍珠，再加万氏的梔、芩、连、郁。因而《温病条辨》虽将三方并列，但实际上至宝丹罕用。

万氏牛黄清心丸	局方至宝丹	安宫牛黄丸
牛黄	牛黄	牛黄
梔子		梔子
黄连		黄连
黄芩		黄芩
郁金		郁金
辰砂		朱砂
	犀角	犀角
	麝香	麝香
	金箔	金箔
	银箔	
	琥珀	珍珠
	玳瑁	
	雄黄	雄黄
	龙脑	梔片
	安息香	

吴鞠通说：（这三方）“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长，临证对证斟酌可也”。如前所述，至宝丹被“吃掉”后，只余下琥珀、玳瑁，而安宫牛黄丸则集清热、解毒、开窍、化浊于一方了。紫雪用犀、羚、三石（石膏、滑石、寒水石）清热，四香（丁香、沉香、麝香、青木香）化浊开窍，玄参、升麻解毒，磁石、朱砂重镇安神，其用药虽与安宫牛黄丸有异，但立方之义则基本一致，不可忽略的是方中的朴硝、芒硝（硝石），具咸寒软坚之效，用量又大，故对于高热、窍闭、神昏谵语而腹满腑实者，尤为适合。

“温病三宝”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出现，提高了温病的治疗水平，至今仍沿用于临床。不过传统的丸散膏丹，对于危重病人的抢救，仍属缓不济急，而三方中的犀角、牛黄、羚羊角、麝香等，又货紧价昂。有鉴于此，近 10 余年来，北京、上海相继推出了安宫牛黄丸的改进制剂——针剂“清开灵”和“醒脑静”，并比较广泛地用于临床。这些新制剂与传统制剂在疗效上有无明显的比较？（这里是指大面积的观察比较），能不能胆子更大一点，在建国 40 多年中医药治疗急性热性传染病经验的基础上，不为什么“三宝”、“四宝”所囿，发掘、研制疗效更好、针对性更强的新方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而且正是时代的呼唤，时代的要求。

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何绍奇